

本刊業已呈請內政部及中宣部登記

15

目錄

社評：勝利在繼續戰鬥中.....	魏方
論敵人進攻華南與抗戰前途.....	廉葉
中國到何處去？.....	湯克軍
侵略陣線的「路線」(Moscow News).....	荒原譯
世界——敵人內線作戰的游擊隊.....	林猷
與——世界十日.....	本社輯
中國——反侵略運動.....	本社輯
法國——法西斯主義怎樣毀滅世界(Dutt作).....	史非譯
教育——不要再兜圈子了.....	何乃絃
如何推行淪陷區域的政治工作.....	李堅志
書評：日本必然走上悲慘命運.....	張甯
通訊——吉安仍舊站起來了.....	冷溪
訊——離開長沙.....	冷溪

地址：長沙戰橋二號
定價：全年一元五角 外埠一元八角
出版日：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一日
(另售本市五分外埠六分)

中央圖書館
CENTRAL LIBRARY
南京圖書館藏



社評

勝利在繼續戰鬥中

魏方

中國是一個睡着的巨人，他一醒來，便會震動這世界——拿破崙——

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經過了幾十年的準備，來和我們戰鬥，初期的失敗是無疑的事。抗戰剛開始的時候，蔣委員長便告戒我們：『全國同胞需知任何國家，欲解除壓迫完成革命，決非少量代價所可希冀。』今日武漢失守，廣州失守，中國的抗戰是更進入艱苦的階段了，許多悲觀主義者便開始動搖，甚至希望和平，這些人他們是不知抗戰是一個艱苦的過程，也不明瞭『完成革命，決非少量代價所可希冀。』這種心理，只阻礙了抗戰，是對民族國家犯着滔天的罪惡。我們要知道，中國今日的抗戰是決不能中途妥協的。我們在這抗戰十五個月中，幾十萬英勇的將士在前線被犧牲了，幾千幾萬的同胞被敵人屠殺和蹂躪了！幸而能逃到後方來的，都是奔波流離，歷盡辛勞，這許多血和淚的歷史是爲了什麼？無非是爲了爭取中國的獨立自由在忍受着。中國從民十二年以後，國共兩黨展開了血的屠殺，許多羣團實行地方割局，中央政權未曾獲得澈底的統一，然而國難的嚴重，終於使各黨派重新趨於合作，在最高領袖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實行全面的抗戰。然而要知道這種團結是靠抗戰來維繫的，如果那一黨或那一派要圖妥協，除非把中國變成西班牙，實在沒有其他途徑。所以我們英明的領袖，在蘆溝橋事變的時候，便堅決的告訴我們：『須知中德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在南京失陷的時候，他又諄諄的訓示全國同胞，『目前形勢，無論如何轉變，唯有向前邁進，萬無中途屈服之理。』領袖的言行，希望全國同胞得身力行之立定『死而後已』的精神，不傍徨，不動搖，堅持着持久抗戰，這是中華民族永生的唯一出路。

其次，因武漢廣州失守，許多人動搖了『抗戰的最後勝利必屬於我』的信心；認爲中國雖然繼續抗戰不過是不得已的辦法，這種見解是完全謬誤的。我們要知道：『中日戰爭不是任何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與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的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戰爭。』固然，『日本的軍力，經濟力與政治組織力是強的，但其戰爭是退步的野蠻的，人力和物力又不足，國際形勢又處於不利。』而中國呢？雖『軍力，經濟力與政治組織力是比較弱的，然而正處於進步的時代，其戰爭是進步的正義的，又有大國（指中國地大而言）這個條件足以支持持久戰，世界多數國家與人民是援助中國的。』（見毛澤東著：論持久戰）因此，在不斷的戰爭中，形勢不斷的變動，日本將陷入於更深的『泥腳』，持久戰最後的結果，必然是中國的勝利。

武漢與廣州的失守，固然增加了我們很多的困難，然而『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于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實寄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見蔣委員長告國人書）假如我們全國的同胞在今日的形勢之下，能够明瞭持久戰是艱苦的，堅持最後勝利的信心，黑夜的盡途便是光明的明日！

最後，我借用軍事家蔣百里先生的一句話作本文的結尾：『萬語千言，只是告訴大家一句話，中國是有辦法的！』（見蔣著國防論）

論日寇進攻華南與抗戰前途

廉葉

在保衛中原底緊急階段中，日寇又冒險進攻華南，佔領廣州，企圖完成他們速戰速決底迷夢，實現大亞細亞主義底幻想。這種武士道底路線果能達到麼？不特不可能，而且更促成西軍圍底沒落，日本帝國主義底崩潰！

那麼日寇為什麼又作這次底冒險呢？

首先我們要指出是英國現實外交在捷克底實現，自從張伯倫飛德與希特勒談判決裂後，唐甯衛底紳們，被戰爭所威脅，如芒在背，不甯永日；後來希特勒乘勢召集四國會議，英國底資產階級，「初聞涕淚滿衣裳」，於是類手相慶，袖手旁觀德國鯨吞捷克；同時法國附驥英國之後，認為捷克問題底處理是「戰爭因西歐各大國代表之高尙諒解，而予以避免」（法總理語）。日寇看透了英國底現實主義和法國底尾巴主義，於是進一步底作進攻華南底軍事底冒險。

其次，雖然法西主義者在前方是不斷底有些小勝利，可是在後方却一天比一天衰弱了下來：敵國人民反戰情緒底高漲，迫於統治階級慌恐地作「對於足以擾亂後方之共產主義人民陣線運動，應予以嚴重底取締」；日寇內務省館次官底訓詞，嚴讀實新聞，同時在敵方底我國游擊隊根據地漸次地成立起來，予敵人以重大底威脅，因而日寇狼腹榜空，不得不咆哮地進軍華南。

可是日寇忘記了中國華南是近代中國革命底發源地，兩廣人民具有不可戰勝底潛力。鴉片戰爭後，帝國主義在中國獲得了許多特權，更加一度使中國殖民地化，但是偉大底中國民族却進行猛烈底鬥爭。遠在辛亥革命前，中山先生授意同盟會便在三合會特別是在粵老會與華僑留學生中作積極底宣傳，並武裝他們成爲革命隊伍中底鐵軍，進行不斷底鬥爭，舉行惠州起義，雖然失敗了，但是却成爲中國革命底先鋒隊。一九二三年陳炯明因受帝國主義者底威脅利誘，北洋軍閥底唆使，遂向孫中山先生叛變，響應北洋軍閥底反革命運動，不過不久爲孫中山先生所領導底滇桂軍和當地底羣衆所驅逐了。

嗣後因帝國主義不斷底進攻和封建勢力之積存，中山先生所領導底國民黨並聯合其他黨派底勢力，在廣州成立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實施北伐，雖然後來因各種錯誤複雜底關係，沒有完成中國底民族革命，但是兩廣人民却表現了奇異底傳統。

今日日寇企圖華南進攻，一鼓而下之，我們相信具有豐富底革命傳統底兩廣民衆，不特不能使他們屈膝，而且更給日寇以猛烈底打擊。

不過我們不要忘記了中華民族解放戰爭，是全民族底抗戰，所以戰爭在一個戰場底得失是關聯到整個抗戰底局勢，而且這次敵入底舉動，還有重要底企圖呢？

一、日寇企圖在大鵬灣登陸，佔領惠州廣州，切斷廣九路後，一面北上延粵漢路直進湖南，與武漢之師合攏，一方面進軍西南，溯西江而上封鎖珠江海面，切斷中國海上底交通和國際運輸線。

二、日寇佔領廣州後，一定更積極底武漢進襲岳陽，企圖「奠定」中原，作進攻鄂西湘西底準備；同時更發動大批底「皇軍」進擾晉冀察邊區以「安定」後方。最後或要強渡風陵渡進取西安蘭州切斷中國西北底國際交通線。

三、日本法西軍閥握有廣州後，隨着英國妥協政策底動搖性，顯然又製成使中國屈膝底和平陰謀，分散中國底抗日力量。敵在華南進軍，公然宣稱「對抵抗者，堅予打擊；不抵抗者則可以寬恕」即是分化毒計底明證。這種企圖是否達到呢？顯然是「一種夢想」。我們已經指出華南是中國近代革命底起源地，敵人進攻必遭痛擊，同時敵人以兵力底不足，士兵的疲憊，不特不能挺進湖南，而且進攻晉冀察邊區也祇是「一擲空」，加以中國各黨各派底鞏固團結，敵人更無非施其伎倆！

雖然敵人進攻華南是一種夢想，但是「戰爭底長期性隨之也是殘酷性」是明顯底，日本法西斯固然不能整個吞併中國，但可能相當底在中國佔領許多地方，我們要走過這個艱難底民族解放過程必需——

第一、堅持持久戰。要堅持持久戰發動游擊戰爭是重要底一個契機，蔣委員長說：「今後底戰事不在城市而在農村」，希望政府把素有革命傳統底湘粵桂底農民組織起來，在保衛華南，堅守中原底戰爭中起有重大底作用。

第二、鞏固團結。我們曉得在時局緊急底關頭中，敵人很容易乘隙蹈闕，分散抗日底力量，還在南京失陷後徐州失陷後都可證明這一點底正確性。所以目前應當嚴拒第三國底調和，猛擊日本底政治陰謀。

第三、改善滇黔秦蜀及其他各省底政治機構，訓練和組織當地底民衆，使他們成爲抗日底後備軍，使西北西南各省成爲抗戰底根據地。時局一天一天地嚴重了，我們要背起抗戰底重担走過艱難困苦底過程，不要動搖，不要妥協！

中國到何處去？

關於外交路線的商榷

湯克軍

我們中國到今日最嚴重的階段，關於外交路線應該怎樣確立的問題，學者之間仍然是爭論不息，尤其是每到緊急的關頭，相互間的爭論特別激烈。到底誰是誰非？我們需要來詳細的討論一下：假如兩者之間，不能離開感情，說開國際的階級利益，而一味的固執成見，使政府對外政策舉棋不定，對中國抗戰的前途，無疑的是有着嚴重影響的，我希望大家來一個熱烈的討論，使真理能表自出來，使中國的外交路線能確立不搖，在當前却是一個最迫切的需要。

我們總覺得，在當前中國的外交路線，是不能單憑某階級的幻想去確立的，因為不顧全民族利益，而在階級利益出發的外交論調，終久還是要被事實動搖，最後還是被事實所修正的。因此，我們的觀點要脫離狹隘的階級自利，而站在「民族利益高於一切」的總目標下去奮鬥！

領袖世界的英蘇外交

現在國際上各主要國家的外交是如何？只要稍微有一點外交常識的人，都能够很明白的看到，是正被着三個主要的力量在左右着：第一，是英國的外交政策。第二是蘇聯的外交政策。第三，是美國的外交政策。這三者之中，除了美國的孤立政策是只單純的支配着美洲，對其他國家沒有多大影響外，其餘的英蘇兩國，是正在勾心鬥角，互爭雄長，在世界的每一角落裏角逐着。

英國的外交方針，是以「不戰而勝」。牠所應用的手段：是利用德法的矛盾，造成歐洲的均衡，利用法西斯國家與社會主義家國的矛盾造成世界的均衡。因此，英國的外交政策，總是閃爍不定，難

以捉摸，使許多國家，一方面常是期待着她的援助，另一方面，却又強烈的憎惡着她的獨行爲。

至於蘇聯的外交政策，却與英國不同，是完全站在全世界弱小民族這一邊，牠不希望把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間的對壘明顯化起來的。牠希望着帝國主義內在的矛盾擴大，以便扶助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與帝國主義內部的無產階級革命。所以牠一貫的是利用着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所形成的民主國家與法西斯國家的間隙，來完成它的和平陣線與侵略陣線對立的政策，以便加強民主國家的力量，來打擊反動的法西斯。

這四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是站在不同的立場，（一個代表資產階級，一個代表無產階級），用着不同的理論，在世界的每一角落裏爭着。我們如果留神，在每個戰爭裏（美洲的除外）都很容易尋找出他們的鬥爭的動向來：最顯著的，如他們對中國的九一八戰爭的態度，對西班牙問題的對立態度，對捷克問題的態度，都表示着兩國政策的，兩國理論的衝突。

英蘇在怎樣的鬥爭着

當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後，和平的世界，掀起了一個很大的波瀾。蘇聯正主張積極制裁日本的，但英國，則徘徊觀望，任事態去發展。這兩種態度是說明了什麼呢？第一，是說明了蘇聯的用意。它是想利用這嚴重事件，掀起全世界共同來制裁侵略者，使帝國主義相互間的矛盾，更加尖銳起來。第二，是說明了英國的用意。它是想犧牲中國的領土，使蘇聯與日本接壤，讓法西斯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衝突直接化，而增強英國對東亞局勢左右的

力量。（從前國內有許多學者罵英國人的遠東政策是愚笨的，其實是很錯誤，老奸巨滑的英國外交家，對日本的自稱「東方的警察」與防禦蘇俄在東方的發展的局面，又何嘗不知道？不過爲了他們資本家的命運，不得不如此吧了。）

再談到西班牙問題，所謂倫敦不干涉委員會無非是英國在玩弄着蘇聯與法西斯的德意。牠有時強硬一下（如派遣兵艦到西班牙的海口去監察）壓抑一下德意的氣焰。有時牠却又弛緩下來，使德意的氣焰高漲，令蘇聯一籌莫展。他們坐在倫敦，把西班牙這帶有國際性的戰爭，讓它時緊時弛，若斷若續的在那裏延長着，使西班牙人民忍受着最大的痛苦。英國的態度如此，蘇聯爲什麼願意受着這樣的侮辱呢？這是很明白的，因爲蘇聯的國策，是盡忠於和平，打擊法西斯國家的侵略，所以只要對弱小民族與被侵略的國家有一毫的利益，牠便不顧一切的努力援助着，使和平陣線變得強大。當然，救了西班牙人民，同時也救了蘇聯。

最後，我們談到捷克問題了。英國的陰謀是特別明顯的，牠圖斷法蘇捷的橫斷聯盟。牠在這次調解中，除了給捷克「如願以償」外，牠特別的提出「廢止蘇捷互助公約」這一條來，企圖使蘇聯孤立，用法西斯國家力量來壓倒蘇聯，然而蘇聯對英國這種外交政策是怎樣應付呢？這一點，我們由這事變的整個過程去觀察是：蘇聯索出來的，即是蘇聯緊要的遵守着盟約，想竭力的援助捷克，不過他不去挑起戰爭。可是，事隨的發展出人意料之外，捷克政府在英法壓力之下，自動的屈服，使蘇聯只得默爾而息。捷克悲劇的演進，使侵略者的氣焰高漲了，使和平陣線的陣容成了支離破碎的局面了！隨着來的東方的法西斯更加緊向中國的進攻！可憐的一班無知的「國際間沒有什麼神線」的幼稚論者，又在那裏狂歡亂叫，這真有些教人啼笑皆非！

英國怎樣改造世界呢？

英國的外交是這樣動搖不定，有時助助蘇聯來壓抑德意，有時又利用對蘇聯來嚇嚇蘇聯，到底英國要把世界帶到什麼地方去呢？

現在讓我們來分析一下吧！

英國是帝國主義中間的老大哥，牠是算最怕戰爭和革命的。記得在資本主義社會興起的時候，尤其是十九世紀的後半紀，英國是多麼的威風，就是在十九一四年的時候，牠仍然有相當的強壯，但是，『日月易逝，好景難常。』跟着資本主義的腐蝕與沒落，把大英帝國陷入於異常煩瑣與痛苦之中，牠已經失掉了控制世界的權力了，怎樣能不叫他懼怕戰爭呢？何況戰後的蘇聯，帶來了一種光明的希望，那就是資本主義要滅滅的！英國保守黨的先生們腦子裏又怎能忘了這怪物呢？

大戰後二十年了，帝國主義因發展的不平衡，新的矛盾又高漲了，英國爲了企圖彌補這帝國主義相互的裂痕，（這雖然是絕望的企圖）牠不惜對任何弱小民族的犧牲。牠犧牲中國的東三省使日本暫時得滿足，牠犧牲阿比西尼亞使墨索利尼的慾望，牠犧牲奧地利與捷克斯拉夫來滿足德國的要求，現在又正着手來犧牲西班牙這一筆血的記號是英國保守黨的功勞，張伯倫所獲得的『和平之花』弱小民族向英國求援，這無異是把羔羊投諸狼之口，這歷史的事實是值得我們全國人民注意的。

英國對世界的任務，已經是完全在退步的一方而，他的目的：只在如何的避免戰爭，如何的使緊張的國際局勢變得緩和。企圖使各帝國主義國家的戰爭，暫時不致爆發，來延長資本主義社會的壽命，使英帝國不致即瓦解。所謂人道，正義，弱小民族的犧牲，在英帝國已是無暇顧及了。現在在能望英國來援助弱小國家呢？

至於法西斯國家那更不用說了，牠們是需要戰爭，需要對弱小的進攻，因爲他們國內勞苦大眾要革命，他們的後台老板，金融資本家需要市場與

原料，所以這班英雄們便在世界每一角落裏大鬧起來，可是戰爭的結果怎樣呢？固然資本家的市場與原料地在犧牲別的民族下是尋到了，但是還要大批的資本去開發，而勞苦羣衆的生活却因此更惡化得可憐，形勢的嚴重，已經要求對外的戰爭如果停止，他們將爬起來革命的發展，因此，法西斯國家需要不斷的戰爭來支持這將解體的國家，正好像一隻瘋狗，牠是需要着繼續的冒險，直到他整個的崩潰與毀滅爲止！『法西斯主義即是戰爭』。當然更無益於弱小者，而相反的是弱小國家的勁敵，我們當然不能有所期待。

英國自己怕戰爭，法西斯國家却需要戰爭，這與我們的答是：犧牲抵抗力較小的民族，來地殺這不可調和的矛盾。我們看到英國所幻想的世界，將是弱小民族領土不斷的縮小，強盜國家領土不斷的增大；是充滿了血腥，暴戾，野蠻，黑暗的世界。反動的世界！

中國不要待仿了

時局已達到最緊張最嚴重的階段了，國家的存與亡已問不容髮，豈容我們再遲疑與傍仿？現在國際間是被英蘇兩國的外交支配着，中國並無力量另覓一職來抗衡，現在我們只有從中來選擇。

有許多贊成走英國外交路線的人，認爲安定歐洲是英國在遠東要動手的時候。這是如何的荒謬！我們要知道英國無愛於阿比西尼亞，西班牙，奧地利，捷克斯；又何能獨厚於中國？英國對西方的安定是犧牲那些弱小民族，對東方的安定又何嘗不能犧牲我們這弱小民族呢？因此，我們對於歐洲弱小國家的被犧牲，站在國家的立場上，應該有死傷悲之感，站在正義立場上，應該對這人類珍局表示悲憤。豈能沾沾自喜！自作安慰？

另外有許多贊成英國外交路線的人，認爲英國

在歐洲這次的成功，是折散了侵略集團，已經無所謂『陣線外交』了。日本變成無朋友的孤立者了。這又是如何的荒謬，我勸這些先生們不應閉着房門，搬運理論。最少應該張開眼睛看看世界。遠的不談，就談這次捷克問題吧！是不是真的孤立了日本呢？事實告訴我們正相反呢？日本看到了英法在歐洲的表現是柔弱無能：（迫近英國的中歐問題，威脅法國安全時切身問題。）壯了日本在華南進攻的胆量，這不是在歐洲對侵略者的退讓，鼓勵了東方侵略者的證據嗎？同時，我們認爲，侵略者的基礎是異常脆弱的（在欺騙上進行戰爭時）一個侵略國家的崩潰馬上就會引起其他侵略國家人民的覺悟與動搖所以牠們要圖自己的長久，就不能，愛惜他自己的同盟，正像被侵略的國家同情被宰的弱小民族一樣。我們怎能看着這些表面現象就狂叫呢？

其次，我們要積極的盡忠於和平陣線。在當前，無可否認的，和平陣線的力量還很微弱，內部還存在許多矛盾，然而這是我們的希望嗎？我們應該努力克服這些缺點，由中國的領導來把他健全起來。不要斷在局外，好似不是中國人一樣的，毫無主張的，懷疑着：是否有『陣線外交』？這真是令人痛心不過的事。我們希望着國人的覺悟，要認清只有加強和平陣線的力量是拯救世界弱民族及中華民族的唯一外交方針。

走德意的路線是想投降，專走英國的路線是想中途妥協，只有走和平陣線的路線，才符合我們『抗戰到底』的原則，爭取抗戰的勝利！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

侵略陣綫的「路綫」

荒原

原名 Britain Faces Formidable Threat in Italo-German Fascism's Penetration of East and Africa
譯 Moscow News

最近在巴勒斯坦所發生的戰事又惹起了歐洲輿論界對於法西斯滅行爲——德國在近東和意大利在大西洋與印度洋間的侵略行爲——的討論。
早在兩年前，大家都以爲巴勒斯坦的衝突是墨索里尼在暗中策動，藉英阿(阿拉伯)的矛盾而從中取利。現在大批的軍火，軍需從「純血的亞利安人」手裏運到游牧民族斯米特族手裏亦足證明巴勒斯坦戰爭與柏林有關係了。
當我們檢視英軍與阿拉伯游擊隊作戰的殘廢中



「！你給半一分我，些寧安」

——：說倫伯張——

，或着從許多暴徒文件中都可以知道與德有關，並且從叛軍那裏繳獲的武器也都刻有德國的標記。
自從大批的貨物，不名譽的商人流入東方市場後，隨符又來了一些間諜和「我底奮鬥」(Mein Kampf)

Kauff)的書籍及二等的有聲電影片，德國法西斯已經供給阿伯猶太的叛徒大量的軍火了。魏斯馬(帝國主義戰爭時的一個在伊蘭的間諜)已經得了桂冠爲其同儕所嫉羨，而非洲和阿拉伯之被希特勒之垂涎正如以前被霍恩索蘭王朝所垂涎一樣。
德意匪徒預備新的戰爭而重分世界，所以各自企圖設立據點和軍事根據地：從吉伯維陀到南面的好望角和到東面的阿們灣。這種計劃完全是打擊英法的行動斷絕原料運到他們的祖國去。

自從阿比西尼亞被意國吞併後，可以說西班牙變成德意法西的活動範圍並不是偶然的，而且巴勒斯坦之被柏林、羅馬所垂涎和十年來南阿拉伯變成意大利侵略的目標也不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地中海的現勢

西方的伊伯里安半島和東方的巴勒斯坦變成了地中海門戶的兩個大把，而幸它們被意大利的西西里，潘德拉里亞，利比亞炮壘圍在當中。地中海的現勢，完全是由於英國因習不改的寬容政府所造成的。

雖然地中海變成墨索里尼的「魔海」(mare nostrum)離着還遠，但是這對於英帝國的威嚇，並不亞於過去對歐力士及其同伴的威嚇(譯者按事見荷馬的「奧德賽」)。

在另一方面印度洋和紅海英國雖然戰敗了荷蘭和葡萄牙領有權霸幾世紀，可是現在自從意國建立

東非帝國後，已經失掉「英湖」的形勢了。意國延着非洲口岸建立海空軍的根據地，沿着紅海設置炮臺，特別是在貝比爾，曼德伯海峽的杜羅羅(Duro)等處，同時意國又在蘇丹，阿拉伯和印度作反英的宣傳更加强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行爲，以便佔領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東部而達到她的泛亞細亞的迷夢。「先侵奪中國，而後馬來羣島印度……」這不是日本軍閥所渴望的「武士的進路」嗎？

這還不是整個的畫圖，此外還有英國在大西洋內的加那利島，伊佛尼和比沙荷建立根據地已經使英印，法非的交通失掉重要性而成為第二最安全的路了。

英帝國的要害

基於英帝國系統中有許多易傷的據點，不列顛不得不迫而分散她底實力同時在一個海洋鬥爭。這實是一種幻想(即使她底軍事計劃完成)英國單靠她自己的力量對付目前的局勢；不過英國的政治家未必同情我們的論調。

不列顛是以西侵略者劫掠計劃中的目標這可以從他們的策略中看出來。基於英帝國版圖之大，所以世界任何一部分的鬥爭都能影響到倫敦；因此德意無論在近東，遠東或在非洲的曠原所施之詭計，首先即要妨害英帝國之權勢。

四十年前德國伸進到印度洋因而建立柏林，柏格達鐵路，獲得了阿托們帝國的盟主，倫敦入受驚慌並惹起了激烈的反響。現在希特勒對於東方的確

攻，一定更使倫敦不安，可是德國還進一步使近東及印度為民族獨立掀起更大的風潮呢！

德國製造匈匈領練

根據最近德國在東方的活動，即是根據斯加特(Schacht)旅途中所發表的談話(該文見一九三七年三月出版之「大不列顛與東方」，此文係摘引自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發行之「歐洲呼聲」——「Le Voix Européen」)可以知道斯加特之行是建立匈牙利和伊蘭間之德國原料根據地。

「除農業財源外」，作者說，「匈牙利產有Bauxite，巨哥斯拉維亞有銅，羅馬尼亞有油，土耳其有棉及其他礦產，伊蘭有大量油鑽；這些出產對於第三帝國都是很重要的。」

這些計劃是很明顯的漸漸破壞德法西所了解；柏林的慾望可以從德黑蘭的商界對於最近美國一個公司拒絕對分東邊和東北伊蘭大油鑽租界租區的意思看出來，原來他們以為美國的拒絕是德美諒解的結果，德國或者可以從伊蘭政府獲得租借區。

監使德黑蘭商界的這種推測是不正確的，可是得知道德國的動向因為他們不願意洩露德國的秘密。

侵略陣線的路線

德國財政資本的流動，間諜秘密的活動，外交政策的動向，都傾向近東的侵略。德國對土耳其的貿易已居首位，對埃及，巴勒斯坦，伊蘭的貿易居第二位；而且在近東已獲得設立工廠，無線電台，鐵道，發電廠的特權。德國的飛機可以在敘利亞，伊拉克和伊蘭領空飛行；在去年柏林與加布爾間已經通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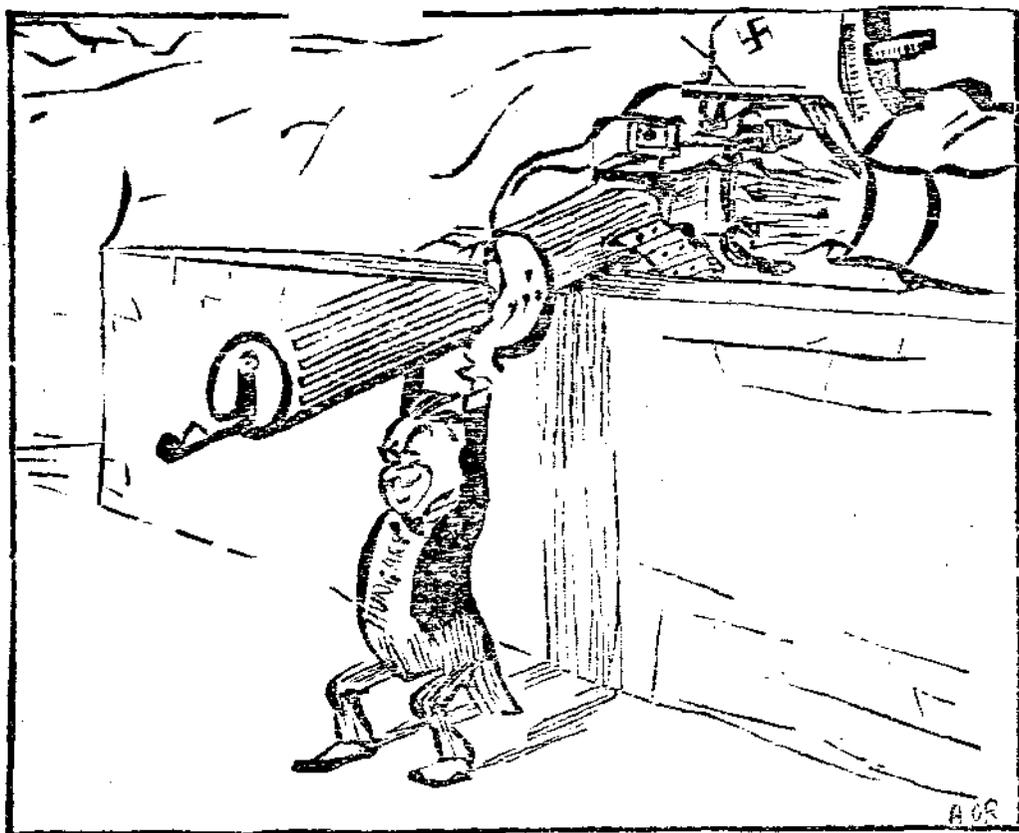
德國的綠衫黨在埃及漸漸地活動起來；在敘利

亞，土耳其，伊拉克和伊蘭並積極地作反英宣傳。這很明顯地德國企圖奪取英國在阿拉伯諸國家的宗主權。

縱使英國的反動分子阻礙德意法西，倫敦最後也迫而積極防禦，以便保持她在近東的特權。這

種傾向可由不列顛與近東經濟關係的修好看出來，但是主要還是英國在巨哥斯拉維亞之設立海空根據地。

不過並不因此德意法西在近東的侵略，就會受限制，而且法西侵略者却更企圖向英法屈地，保護國進攻。



者拾扛的砲大西法——利牙國

除杜尼斯意國作積極的進攻外，莫洛哥和埃及更因為交通線和天津的重製性使柏林和羅馬作侵略的企圖。就在這些地方(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樣)法西主義者佈遍了照牒，藉營商為名宣揚法西的理想作反英及反法的宣傳，和惹起當地的叛亂；在莫洛哥和埃及問題的緊張，這都是法西秘密活動的效果。

柏林是製造反英宣傳的大本營，因而派遣間諜在德前屬地西非和Tanganyika。為滿足柏林的慾望，德國在西非非殖民地的機關，要求以德文為第三外國語和德人在該地可以獲得二重公民權。

這樣一步一步地德意法西織成他們的網，使近東和非洲再進而建立海陸空根據地，以便乘機製造英帝國領土間的大騷亂。

中國與世界

敵人內線的遊擊隊

Chian Weekly News

江蘇

江北的中國地方政府現包有六萬五千方哩之廣，南臨長江，北通關海路，西達津浦路，東臨大海，這是牠附近的形勢。

在這個新起的地方政府裏，完全由第八十九軍軍長韓德清將軍領導，他統有軍政全權。其部下有五萬人和武裝農民十萬人，與敵人作殘酷的鬥爭，切斷鐵路線和襲擊敵人駐軍。韓將軍今年四十六歲，高而粗壯，是戰場能手；他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生於常出名將的泗陽，故政府屬他進行抗戰與地方建設是再好沒有的了。韓將軍的司令部設於淮陰（徐州西南），他在此地予敵人以不斷的打擊。在他統治之下，常常與在重慶和漢口的中國當局用無線電通話；他現在已作好一個動員民衆的計劃大綱，並訓練了二十萬擁有槍枝的精兵。

地方現全操諸華軍之手，甚至被日軍占領的區域也不敢出城一哩外來。

山東

日本在山東所占領的區域（和其他省分一樣）是非常狹窄的；他們所占領的區域不能超過刺刀光射程以外，甚至有些沿交通的重要市鎮也不致去。

一個中國偵探化裝沿膠濟路和其他公路旅行，最近回到漢口報告說：至少在山東有一〇八縣，沒有日本人的蹤跡。中國的游擊隊也會克服許多一度淪陷的區域，農民幫助他們破壞許多公路再回家耕田，這樣足以阻止日軍的前進。照該旅客說：益都臨沂公路和濰縣諸城公路都是這樣辦法的，所以徐州會戰時，日寇不得不從膠濟路津浦路山東段來運輸士兵和軍需。唯一的「安全」公路是從膠濟路上高密經諸城到臨沂的公路，但是輜重貨車還是常常被隱藏在山野的游擊隊大肆「劫掠」。

現在日本軍隊在山東省的分配是這樣：濟南僅駐日軍二千人，青島約有千餘的海軍陸戰隊。膠濟路上兩城市間市鎮也只有日駐軍三百；除一小隊保護橋樑外，其餘的還是都住在城鎮裏，並且夜間還不敢外出，害怕中國游擊隊的夜襲。

因此，有許多地方，日軍駐在城裏，其四週依然歸華軍所統治；舉例言之在益都中國游擊隊駐紮地僅距城牆一哩而已。游擊隊的人數約八萬到十萬人，組織與配備都很好，由高毅軍事人才率領，司令部大概在台兒莊附近的山野裏。

相反地，日軍在山東的配備却很壞，平均十人

中有七人攜來彌爾，一半戴有軍帽。日軍整日的東西調動軍隊，避免游擊隊偵出他們的人數和駐紮地。有一次日炮兵隊向濰縣進發，所用的馬都是羸弱的，連掩蓋的稻草都吃光，木製的槍枝都暴露出來，由此可想像日軍是狼狽不堪了。

（林默譯）

根據該旅客的報告，日軍在山東的行爲非常地不好。去年四月間在徐州會戰時是些精神的部隊。當坂垣師團從山西調到山東來時，山東的駐軍被調回國，拋棄了多頭的軍裝，洗滌全數送回國去，他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在魯南集合，不過有三百人攜有槍枝叛變了。

日軍自殺的事件一天一天地增加了。不久以前在青島的日軍成立了「自殺協定」，因此每夜都有些士兵在樹上吊死。從日軍的厭戰心理看來，證明這位中國旅客的話是不假的。

一個日本的下級軍官（從前是 Hokkaido 農業學院的教授）有一天碰到一個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他要求他作一次談話，那個中國人答應他了。他們通宵的談，等到天將明時，還沒結束。日本忽然地說：「中國有她底將來，日本却沒有，你們國家或者先於日本消耗殆盡，但是還可以恢復起來，日本則永遠地沉沒了。」時間「與」空間「是」中國的兩個好友，但是戰線與戰時之延長，對於日本未免太長了。「日本軍隊紀律在南京和其他地方之敗壞，即可以知道在山東也是如此；他們到處淫淫擄掠，無所不爲。那個旅客會指出，在濟南青島一帶，很少有些婦女不被日軍所騷亂的。」

（林默譯）

法西斯主義怎樣毀滅世界

史·非譯

摘譯自 Fascism and Social Revolution

都德是世界有名的學者，他的名著「世界政治」已經有中譯本，這是大家所熟悉的他的另一名著，「法西斯主義與社會革命」，現在還沒有中譯本，特請史非先生將全文譯出，不久或可出版，現在從該書中，摘錄幾段以饜讀者，使大家透澈明瞭，法西斯國家的瘋狂侵略，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編者——

法西斯主義的產生

法西斯主義是歷史的現象，是在具體歷史環境中產生的，關於教堂裏抽象的討論「法西斯主義」「民主主義」「獨裁」等各種社會形式，而不注意實際環境反現時代資本主義的一般政策，是沒有用的。

法西斯主義是現代資本主義在恐慌中的產物，是資本主義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的產物，牠不能由用舊的方法維持自身的權力，因此迫而採取更猛烈的手段，壓制一切工人階級組織並企圖加強經濟統制以及自身無政府的組織，以爲維持牠的生存作最後的拚命，並統制使牠分裂的矛盾。

很特別的在戰後期的中西歐法西斯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衰落的結果，當時整個客觀的形勢要求無產階級革命作唯一的最後解決，並且奪取政權問題也表現得比以前明顯，但是由於改良主義者的拆散與阻礙，工人階級運動還不夠強，沒有準備，因此都先走到資本主義，一九三三年 Kautsky 所說：「法西斯主義是處罰無產階級不能繼續在俄國開始的革命」法西斯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流產的結果，但法西斯主義不能解決矛盾，或免去資本主義的傾覆，相反，法西斯主義却使資本主義世界內的

矛盾，及一九一七年後資本主義世界與社會主義世界間的矛盾，達到最高點，法西斯主義使階級鬥爭及革命化過程極端極化。

法西斯趨勢並不特別限於完成法西斯專政的國家，如德奧與意或波蘭匈牙利等，一切現代資本主義，包括西歐與美國，都多少有點法西斯主義趨勢，只要當衰落過程及階級鬥爭的進行達到某一點，同時工人階級的抵抗受改良主義的阻礙而削得時，法西斯趨勢即出現了。

法西斯主義之本質——社會衰敗的組織

法西斯主義發展也不過十多年，過去歷史不長，並且在一切可能性上，——從牠反動作用的本性上，從牠強烈的內部矛盾上，及從牠拚命企圖築堤阻止社會革命前進的整個性質上——似乎將來的壽命也不長，法西斯主義也許只被人記着，是進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最後勝利，這長期階級鬥爭中的一段插曲。

但是假如法西斯主義能有機會繼續一個較長時期，能維持其權力，並能支配社會歷史的整個時代如牠所夢想的那樣，則從以上的一切分析中，可以看出牠歷史的任務如何，及牠將產生什麼的社會，「穩定的法西斯主義」社會——假如這種矛盾的名詞是可想像，假如爲了分析的便利，我們試想像這種社會的可能性，並暫時忽略分裂及革命潮流浪的内部辯證，那是使這種穩定不可能的——將是有機體的腐爛社會。

法西斯主義的本質，是力圖猛烈的壓制並克服資本主義社會繼續增長的矛盾。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七日戈林對 Pomeranian Land Bund 演說中稱：「國家集中的政體，將用鐵拳使社會各層的不同利益得到調和這對德國人民的繁榮是必需的」強

制的「鐵拳」壓制「社會各層的不同利益」使之「調和」，那就是說「鐵拳調和」——這是法西斯主義本質。

正因爲法西斯主義想用力壓制現代社會的矛盾，而不想解決牠們，所以她深刻的表現了反動的任務，因此牠阻礙社會的發展。

第一、法西斯主義的壓制階級鬥爭，不是取消階級，而是使被剝削者永遠屈服於剝削者的暴力之下，並壓制一切反抗。就是這事成功了，這也就等於一社會內永遠的內戰，而極端浪費社會力，並毀損一切集體成就的可能。牠的穩定也就等於以前做的或法定的奴役制度代替自由資本主義。十九世紀形式上一自由契約的資本主義，在現代大規模工業的條件下逐漸消失了，牠（自由契約）的履滅很尖銳的提出了兩個代替物：或是社會主義，即生產手段的公有，一切公民有勞動的義務，並享受勞動之結果；或是奴役國家（國家資本主義），即在國家的普通統制下，法律強制工資所階級，爲財產所有階級的利潤而勞動，並取消罷工權，法西斯國家代表第二個代替物，就是奴隸國家。

第二、法西斯主義要想壓制因技術的進步及集體生產與生產力的發展而產生的資本主義經濟矛盾與衝突，正如以前一樣，牠不想將社會化的生產形式由高度社會化，以解決矛盾，而祇是人的限制生產力以壓制矛盾，限制生產，使適合於獨佔資本，阻止新發展，使受國家官僚統制的束縛，甚至於，在極端情形下，人爲的維持過時的小生產形式，限制機器生產，並鼓勵手工勞動（看第三章第一、二節關於這過程的例子）這種反動的停滯的獨佔資本主義趨勢，極端的表现現在法西斯主義裏。

第三、法西斯主義要制止國際資本主義發展的矛盾，即是單一的世界市場與國際生產特殊化的矛

盾，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競爭的獨佔集團及國家的複合物，強制的打破國際經濟的基礎而退回到限制的封閉的孤立的經濟基礎——這是所謂「國家自給自足」或「奧太基」的政策，這種公開的倒退政策，等於切斷國際的貿易與交通，提高生產成本，降低生活標準，及加增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巴爾幹化」。

很明顯的，這種政策一定停頓與衰落的政策，一天天離開複雜的互相依賴的現代形式，向更原始的形式走，最後走到野蠻主義。

法西斯主義與戰爭

「法西斯主義既不相信永久和平的可能，也不相信其可利用……只有戰爭使一切人類能力達到最高的緊張度，尊貴的符號是給與那些有勇敢去承認牠的人」。(墨索里尼)「法西斯主義政治與社會的理論」

「在不斷的戰爭中，人類變得偉大——在永久的和平中，人類將要毀滅」——(希特勒)「我的奮鬥」(一四九頁)

法西斯主義之盲從的好戰的性質，是牠最明顯的外部特質。雖然，要正確的了解法西斯主義的戰爭作用，必需了解牠的一般社會作用，他是帝國主義最後崩潰的表現。

關於法西斯主義與戰爭的問題，會有許多無意思的說法，一方面西歐及美國的資產階級法西斯主義評論家，表現非常的憤怒，好像法西斯德國及法西斯意國是第一個唯一的贊成侵略，大量戰爭鼓勵，及戰爭準備的國家，好像英法及美國是純潔的和平天使。

另一方面，這些國家力圖接受雖然虛偽的「和平演說」的表面價值，法西斯領袖當時對外發表演說，公開的明目張膽的與他們主要的言詞矛盾，想以奇異的定心丸，安慰受驚的大眾，好像法西斯主義真正是世界和平的教義。

這兩種討論都是事實面事可笑的逃避

因為法西斯主義主要的表現現代帝國主義，衰落的資本主義及恐慌時資本主義最野蠻的政策，所以法西斯主義也必定等於戰爭，法西斯主義及其益烈的壓制一切社會主義，和平主義；及國際主義的鼓動，和其勞工軍事化與集中的專政；以及不停的，如騎兵隊急馳的鼓動，都是資本主義戰爭準備的直接部份，牠的手段及政策，使上次戰爭時各交戰國所見到的國家戰時狀態，重新產生，不過戰前期也已有了一切法西斯主義的政策，牠的一切狹義愛國主義，排外佔略，及想支配的政策，其最後結果只能是戰爭，牠的領導在對他們的從者重要而最威權的言詞裏公開的宣佈了。

但這些趨勢，都不是法西斯所特有的，而是一切帝國主義國家所共有的，只是程度上有輕重之別，不過在法西斯主義中是最極端的表现出來。

在英國不能立刻找到容易鼓動戰爭的基礎，如德國凡爾賽條約所供給的，同樣在意大利羣衆的反抗也很強；所以這時的法西斯主義力圖隱藏牠的戰爭任務，甚至穿上和平主義者的外衣，使法西斯主義表現為世界和平的教義，因此摩斯萊寫着：

「二十世紀的法西斯主義普遍於各國在這些國家間，法西斯組織是世界和平的方法」，(摩斯萊法西斯主義在英國七頁)

整個法西斯主義宣傳的顯然企圖，是蒙蔽輕信者摩斯萊自己宣佈法西斯主義的目的是「世界和平」。牠的主人墨索里尼及希特勒却直接宣言整個的世界和平觀念與法西斯主義不合，摩斯萊將要與他主人決一雌雄，墨索里尼說：「法西斯主義既不相信永久和平的可能，也不相信利田牠」，希特勒說「在永久和平中，人類將要毀滅」，法西斯帝加里寫着：「法西斯主義是從戰爭中產生的，在戰爭中

牠必定要找到牠的出路」。這是法西斯主義主要的言論英國法西斯主義時穿上一件和平贊助者的外衣，僅僅是法西斯煽動的特殊例子。

國際法西斯主義這一名詞就是矛盾的，法西斯國家的對外政策，只能是極端侵略的帝國主義國家的對外政策，反革命政策的一致，並不是對外政策的一致，在下列述事件裏是明顯的解釋了這點，當最初三個完全成功的法西斯主義國家德意及奧出現時，立即極端的伸張甚至達到隱藏戰爭威脅的地步，如法西斯德國及法西斯意國對法西斯奧國本身的爭取，在法西斯主義共同政策的基礎上建立的法西斯國家集團之觀念是虛構的。只有當有關的帝國主義集團，其外交政策上目前的目標一致，因而使同盟在任任何情形下皆有可能，而不問其政治形式如何，只有這時候，法西斯國家間的同盟才有可能。但是假如一切主要帝國主義國家，普遍的變為法西斯形式，則這僅僅等於敵對的立即加重，及加速向戰爭邁進，在法西斯德國及法西斯意大利軍備的極端擴張，及諄諄教誨戰爭精神，一切政治機器的觀察者都注意了。要證明德國的發展，尤可參考 Wichta- in-Steel 的希特勒：從何處來並到何處去？美國記者 Leend Sowe 的納粹國等於戰爭及 Ernst Henri 的希特勒在歐洲。

在法西斯德國及法西斯意大利其公開戰時政策的接近程度問題要看將來，因為經濟情形的惡化，可以加速事情的發展，所以現在的目標是取得時間，以完成重整軍備的必需過程，除非意外之事突然降臨，否則，為了必需的大量軍備，及為了在外交上準備有利的條件，是需要尋找一個準備時期的列強目前的平衡狀態是不利於德國的，意大利的地位也很弱。但這政策所達到的目的是沒有問題的，希特勒的「我的奮鬥」及墨索里尼的演說，是說得很清楚了，法西斯的領土政策及殖民地擴張政策，這整個目標最後只有用戰爭來完成。

教育不要再兜圈子了 何 難

對湖南教育界的一個緊急動議

武漢已經由我們自動放棄了，這本是抗戰的一個必然的階段，無足為怪，但是敵人漸漸逼近湖南，在不久的將來整個湖南的民衆將都踏在戰場的前線，在這個嚴重艱難的關頭，湖南教育界應如何奮勇的爲民族解放而努力呢？但是，一年多以來教育界所表現的和客觀上抗戰工作所要求的是相差甚遠，所以讓我們先把過去的成績檢討一回，然後再決定今後努力的動向。

長沙的各校學校都遷到各縣各鄉去了。就是各縣遷往鄉間的也很少，這個現象假若只把牠看做一個逃避戰地躲避轟炸的話，是極可羞恥的，然而牠却包含了二個極有價值的意義，第一是表現了教育界堅決的守着原有的崗位加緊抗戰的工作；第二是將抗戰力量所寄託的鄉村發動活躍起來，使戰爭持久這兩點也就是教育界的責任。所以現在教育的範圍不能仍舊限於學校的圍牆以內，應當擴大到整個的鄉村，教學的對象也不是幾百個朝夕相處的學生而是包括了學校四週的民衆；學生的任務不是唯一的讀書，而要同時担負起發動和指導鄉民抗戰的義務，實際工作的成績代替了考試的分數。學校的工作分佔了終日念書的時間。不過事實告訴我們的一方面是故治與教育不生關係，抗戰與學校各自分離。好的學校仍舊關起門來專提倡不聞不問的教學讀書。被敵人炸彈和飛機所震動而不安的先生學生們是故意在尋求麻木。但是學校遷到鄉間以後，圖書儀器的設備都很難盡善盡美的保持着原有的狀態，即算故意保持着以前的一洋洋大觀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抗戰以來湖南教育是有沒有顧及到時代需要和環境的改變，得了一個既不像虎又不像狗的结果。

不多是全家隨去，家園團聚，雍雍一堂，不聽到警報和炸彈的聲音，不看見難民和負傷將士，在這樣的環境裏，如果是記得國家正在危急存亡的抗戰時期，那該是如何的努力來工作，然而大多數都是只教一點書就百事不管。這如何不教一般青年陷於苦悶呢？

有些學校更加聰明了，利用一些閒散的方法去消磨學生的時間，聽任學生在學校附近去吃零星食物，甚至喝酒，在自修的時候下棋，玩撲克等等，比較高門一點的就加上什麼舞會，同樂會，聯歡會，運動會，歌詠會，雖然這一類的節目其中也有一些是於學生們身心有益的，但是把學生關在學校圈子以內來做，不借看這些工作去接近農民發動農民，在抗戰的時候是沒有意義的，不是學生走上懶散，就是陷入煩悶的兩途，而且這些小姐少爺式的舉動反可以激起確實勞苦的農民的厭惡。如何可以促起本來對國家民族觀念極薄弱的農人們的奮起救國呢？

最近某私立學校的一位負責人對學生談話，他說：「青年現在有兩條路，一是不顧一切的去作戰，一是一時希望將來而專心念書。教育不分戰時平時，平時要工程師，戰時也要，平時要文人，戰時也要等等。」這篇議論是錯誤的，第一，他把教育和抗戰分了家，以爲打仗才是抗戰，要抗戰也就只有上戰場。第二，他流瀉了一種卑鄙的心理以爲現在我們可以不問戰爭，只有等待別人不顧生死爭取了勝利以後再來建功立業，換句話說也就是避重就輕，而以幻想來暫時麻醉學生。第三，就用工程師和文人來說罷！平時工程師可以做一些飯店酒館高樓大廈的建築，戰時的工作就變成戰事文事的修築，飛機場和設難室的等等設計了？平時的文人可以朝夕

幹些吟風弄月的筆墨以消遣？一到戰時就得寫作些沙場的報導和忠勇壯烈戰績的歌頌了，平時和戰時的工作當然是各有牠的不同。所以利用教育方法去培植青年的學校也是應該顧到目前戰時的需要的。並且在抗戰建國綱領的廿九條中就明白的指示了要「改訂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戰時教程。」本省施政綱要文化部門的第七條也規定了，「研究中小學課程之改革並編補充讀物，俾適應非常時期之需要。」到現在還公然否認所謂戰時教育的先生們，對於政府的法令也未免太漠視了。

一年來這樣教育的結果：一方面是學校附近飯館粉店的增加，充滿了預備將來救國的志士；一方面卻是學生經日苦悶，甚至脫離學校。所以曾經當某校的幾個學生離校的時候，就有很多同學在半夜裏送了二十幾里，最近還有一個學生寫信給他的家長說：「這是在湖南最痛痛的時候呢？」

在湖南目前最痛痛的時候，應該毫不客氣的把這些現象暴露出來，讓大改革除乾淨。現在我把今後湖南教育界所應努力的工作，提出三點具體的意見，以爲各地實際工作者的一個參考。

第一：加緊本身教育工作的研究，戰時技術的練習以外，應當增加戰時教材的研究，戰時技術的練習，還得擴大教育的範圍，努力完成普及教育運動。第二：各校應該發動和參加當時的抗日工作，一方面使政令易於推行，一方面加強民衆對抗戰的信心和熱忱。第三：培養學生自動工作的能力，當校內校外的的工作計劃和步驟擬妥以後，可以讓學生自動的去辦理。既可使學生們的能力和經驗從實際工作中得到鍛鍊，同時工作也易於推廣，就教育本身說，先生所教的已不是空洞的理論，學生所學的也不是只抽象的觀念了。

湖南將成戰區，抗戰的工作日益艱難，教育界的人士們應當急進努力，打破社會自社會學校自學校的界限，把各校全部人力財力都整個的供獻國家。我們雖不希望抗戰勝利的全歸湖南教育界，我們雖不希望抗戰勝利的全歸湖南教育界，我們雖不希望抗戰勝利的全歸湖南教育界，只發生過微小的關係。

如何推行淪陷區域的政治工作

牟乃絃

所謂政治工作，在平時，以謀社會安定與民生幸福為最高目標，在戰時，後方的政治工作，當以安定人心，維持社會秩序，提高生產效率，以增加國家戰爭力量為最急務，但在淪陷區域內的政治工作，則其性質，不但與平時不同，抑且與後方不同。

在抗聯的現階段，推行淪陷區域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固人盡而周，勿庸贅述，但怎樣方能使政治工作在淪陷區域內生出最大的效力？本文特將此問題提出討論，藉供負責淪陷區域政治工作諸君的參考。

吾人認為在淪陷區域內推行政治工作，就理論說：當然較之後方更為困難，但就實際情形說，祇要負責人肯努力，推行方法得當，似反比較在後方容易。因第一、淪陷區內負責政治工作的機關，無繁複之現象，且其組織簡單，系統明確，自然在工作方面，就便於統一，富於機動性，不像後方那樣的龐雜，往往在同一個地方，對於同一種工作，有數個以上不相隸屬的平行機關，他們之間，推誠合作的固然有，但相互爭權、嫉忌、推諉，甚至引起無謂之磨擦的，亦是普遍的現象。

第二、在淪陷區域內推行政治工作，可以無所顧慮地放手去做，並可澈底與軍事打成一片，因在淪陷區域，事實上已無所謂軍事與政治之分，政治是為發動軍事，軍事是為推行政治，兩者互相表裏，而且多半是由一個軍事領袖政治的機關負責，決不會發生軍事與政治不相連繫的現象，負責工作的人，容易利用此種情勢，實行其理想的計劃，

在後方，往往為了尊重行政系統或避免引起平等機關相互磨擦的原因，便不得不投鼠忌器，將許多應做的工作放在一邊了。

第三、因淪陷區域內之民衆，身受了敵偽的蹂躪，比較而高度的覺悟性，在他們之中，除去很少數喪心病狂供敵驅使的漢奸外，可以說，其餘的都是富於反抗精神的勇敢的戰士，懦弱、猶豫、畏縮的本根性。正同他們的房屋財產一樣，早為敵人的飛機大炮摧毀消滅了。他們所剩下的只有鋼鐵的筋骨與熱烈的反抗情緒。他們已經自動地發動軍事政治等組織，正苦於無人領導，祇要派赴淪陷區域工作的同志們，能與之推誠合作，則其進行之順利，正如順水行舟。

基於上述諸點，吾人即可斷言，淪陷區域內的政治工作，的確比較在後方容易推行。但吾人並非忘記淪陷區域的特殊困難，諸如敵偽的監視，漢奸的活躍，交通的阻礙，此諸點皆為後方所無，然而吾人仍相信以此種困難情形與後方相比較，則克復前者較易，而克復後者實難，因淪陷區域的困難情形正是政治工作的對象，而後方的困難情形，反是政治自身陷於矛盾的結果。

在淪陷區域內推行政治工作既具備上述之優良條件，然則吾人對於此諸條件究應如何利用，方可發揮其偉大的力量。因此，吾人則應進一步討論在淪陷區域內政治工作的目標與方式。

在淪陷區域內之政治工作目标，扼要的說：即把握住民衆，不讓民衆為敵偽所利用，使之積極的

予敵偽以不斷的反抗與破壞，消滅的實行堅壁清野陷敵偽於困頓。要達到此目的，須使民衆具有極高的抗戰情緒，甯願過反抗的擾攘動盪的生活，不願受較安定的奴隸式的統治，故宣揚中央政府的德意，使民衆無時無刻不在眷懷政府，在淪陷區域內，實具有極大之意義，此外，對各地民衆領袖的教育工作，亦不可忽略。因各地民衆領袖之領導民衆，參加抗戰，大部份都是自我的英雄主義色彩很濃厚，若不將他們的此種英雄思想加以轉變，則他們有時可以犯了極大的錯誤，甚至走入了有害於國家民族解放的歧途。

其次，為工作方式的問題，即應如何方式方能使工作容易展開，吾人認為在淪陷區域內應絕對做到官、兵、民、三位一體的程度機關的衙門化。負責人士的官僚化，固宜絕對避免，即一切行動，亦應全體一致，不宜有彼此界限，存在，下級與上級，祇有職守上權限的不同，民衆與軍隊，只有任務上動作的不同。除此而外，即不宜再有軒輊的對象，因一有軒輊，即成對立，既生對立，則無形中減少了抗戰的力量。故對於軍隊軍紀的維持，對於民衆的參加抗戰，皆應以感化說服的方式去替代強迫命令的方式。概括言之，在淪陷區域內的政治工作，應「七分人事，三分法制」，因只有人事的調諧，方能把握住民衆，方能取得民衆的信仰。吾人謹以此兩則，貢獻於負責淪陷區域政治工作諸君之前，並以最大熱誠與希望，祝諸君負起此偉大的任務。

日本必然走上悲

這篇文章是從將百里先生所著的「日本人」一書，他不僅僅單單的了解軍事，而且還帶了解政治，對日本人研究的深刻，對各項問題理解的獨到。

命運注定了

「日本的氣候風景，真可以自豪為世界樂土，但他缺少了國民教育這兩種材料。日本自以為是東方的英國，但他缺乏了倫敦的霧（一）。日本人要實行他的大陸政策，但他缺少了中國的黃河長江（二）。明媚的風景——外界環境輪廓的淨美，則激了這熱情人種的眼光，時時向外界注意，缺少了內省的能力，同時因為事事要注意，却以複雜中找不到一個重點。短急清淺的水流，又誘導他成了性急的嬌激的容易入于悲觀性格。地震，火山噴火，這些不可知的自然變動，也給與日本人一種陰影。」

（一）霧鍛鍊了英國人體格之強健與眼光之正確。
（二）黃河長江養成中國人特有的氣度。
「一花是櫻花人是武士！多麼美呵！但他的意義却是印度教主義的「無常」。因為櫻花當他最美的時候，正是立刻就要凋謝的象徵。好武士當他最榮譽的時候，就是他效命疆場的一剎那（勇敢是最美的，但太悲觀了呵！）」

歷史的興衰

上面這兩段文章。第一段是以日本自然環境的影響，指出日本民族的特質：如缺少內省能力，不能處理問題，一性急「嬌激」，悲觀，渺茫，——等性格。第二段是象徵着日本的命運。當他隆盛的時候，即是牠沒落的到來。現在已經到了日本隆盛的頂點了，恐怕是墜落的時候了。

，是恐
但其
歐洲
界多
代，
一來
方缺
方又
漁船
即低
無主
民族
本內
彩的
建立
維新
結果
殖民
必。歐
革命
政的
無目
出兵

通訊

吉安仍舊站起來了

張寧

吉安歷來是太沉寂了！沉寂的使人不會感覺到這是一個前後的後方。

雖然過去江西省青服團第六隊會在這兒苦幹了六七個月，可是收到的效果是極其微小的。其實亦難怪，全吉安的市民，商人佔了三分之二，他

們只憂慮着日本兵來了是不是還敢做生意的問題，旁的事情，是毫不關心的。至於鄉間的農民們，對這次的抗戰，尤其是莫明其妙，他們不怕日本兵，只怕老天不下雨，這真叫人沒有辦法想。這兒有省立的中等學校兩個，私立的兩個，共有學生一千三百左右，然而腦子陳腐得嚇人，不但學生們是這樣，就是學校當局——尤其是負有管理責任的職員——也很少例外的。可是我們不能一概抹煞，「五五」的時候，各校的熱情青年，組織了一個擴大紀念大會，舉行火炬遊行化裝宣傳慰勞傷兵等工作。可是終於因為缺少聯絡的關係——這兒的學聯會還沒有組織成功——所以暑假一到，什麼又都沒有了。

最近，敵艦衝入江西的門戶——馬當和湖口——南昌許多的機關都紛紛地遷到這兒來了，半個月之內，增加了四萬多的人口，畸形的繁華，籠罩着整個的市面，書店也搬來了好幾家，可是出售的雜誌和新書都已距出版期半個多月了——這是最快的——所以關於精神食糧的問題，還是得不到具體解決的辦法。許多船來的救國團體，為了工作上聯繫的便利，特由省保安隊政訓處之宣傳大隊，民衆教育館，婦女指導處，鄉村工作團，第三隊鄉村抗敵巡迴劇團，婦聲社，暨大學生救亡團七七讀書會等組織一個聯席會議，商討關於吉安的救亡工作的事項。這是一個很有成效的組織在「八一三」的時候，除了舉行擴大紀念會外並在各報出特刊，舉行街頭宣傳和演劇等工作。「青年節」的時候又召集了全市的青年在中山場舉行一個盛大的宣誓典禮。最近又爲了救濟難民而舉行了一次演戲募捐。這幾件事是比較具體的，比較成績好的。在「九一八」又籌備着一個擴大的紀念會，各救亡團體出特刊，和演戲宣傳等工作，時情況的熱烈，自非普通紀念日可比了。吉安的天空是一天比一天緊張起來了。

然而有兩件事仍然是使我們不能加以諱而不宜的。壯丁的逃避兵役和保甲徵兵的舞弊；實在太嚴重了，壯丁爲了逃避兵役便爲下面的兩種辦法，一是出錢給保甲長請他找人頂替，一是跑到學校去念書，於是保甲長使大發其財，學校也林立起來了。保甲長因爲可以操縱徵兵的事情，所以扣留安家費，販賣壯丁，成爲一種公開的事實。不久有一個保長因爲得了一個壯丁的錢，便在一个夜晚，帶了兩根槍把隔壁住的土工捉去頂替。這是太嚴重了，舉國各地差不多都發生着這個不良的現象；本來在一個抗敵禦侮復興民族的當兒，是極度的需要着廣大的民衆覺醒來撐持着，若是儘管地這樣糟踏他們，那未免是太可惜了。現在固然一方面我們自己負起宣傳的責任，去促起民衆們的覺悟，使他們有意識有組織的，自動地結合起來，進行民族解放的工作。在另一方面我希望政府當局對現有的保甲長加以澈底更換，讓受過特種訓練的，站在純粹民族利益的立場上的青年人們，去肩負這種困苦的下層工作。

吉安最遲爲了敵人的炮音漸漸逼近着內地，所以也有一部份的人們從睡夢中覺醒過來了，譬如七七讀書會的會員，由三十四乃至二百了，各救亡團體在報紙上辦的副刊每天收到不少關於救亡工作的報告或意見的稿件，這都是很顯然的告訴我們，吉安的人們也漸漸地要怒吼起來了。

最後我相信，抗戰的烽火一定能在吉安每個人的心底點燃起來，一致地發出了最大的吼聲，向着民族解放的途徑上前進！

X

X

離開長沙

冷溪

離開長沙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但一樣的離別，却使人懷着兩樣的心情。在車站上，我和兩位好友很有興致的談着，依依的情緒，已被六七個月來的現實生活掃除了。離別，在現代我們是應該成爲習慣的、時間並不會錯待我們！

月台上用白布擋着「車在站上停的時間很久，請大家一個挨一個的上車，不要擁擠」。事情顯然有些兒不妙，看了看：雖然進站的門都緊閉着，往來巡邏的警兵，還不時舉起槍把來要打一些穿着破舊衣服往欄柵裏面翻着的人們，但是車站裏面却黑壓壓的擠滿了人。而且許多人掛着證章穿得很漂亮。

車剛到站，人的輻輳、行李、網籃、箱子，已經雜亂的充塞了車廂裏面的空間，車門裏許多人都用盡他們的氣力往裏擠，但却像小池子裏面的死水一樣的，看不到流動，車門雖然人擠得塞塞了，新的進路却從車窗上開了出來，一個個的人飛快的從人的頭邊肩上腰際擦着爬進去，汗臭的手脚，鞋上的塵土，逼得裏面的人不得不關下窗子去。但是一個個關着一個個關下的窗戶，却又不得不被人一個個接着一個個的開來，人聲雖然是喧嘩着，但是却很少爭吵。每一個上車的人都忙着利用他們的每一秒鐘。

當我拖着朋友的龐大行李攙起車門、一個嚴重的面孔立刻呈現在我面前。

「我要回去了！」一句我所意想不到的話。
「爲什麼？」我很急迫的問。
「錢完全丟了！」
接着是片刻的沉默。

「兩個人的路費還勉強够」。我打破了沉默，這時擠不進的車廂漸漸的寬鬆起來，於是對着一副略帶懊喪的面孔坐下。
「沒有丟掉別的東西吧？」我想對他說句話解解悶。

看：這是沒有用的箱子這是不值錢的行李，這是我所不要的都沒丟！他很憤激用手拍着他那邊的什物向我說，最後一句話說得特別沉重。我還能再說些什麼呢？

在一陣拚命的掙扎以後要走路的人都揀定他們所要佔的位置，扒人錢的、送行的夫役、湊熱鬧的都走開了，車箱裏現出了空的坐位來，在我們的跟前顯得是異常的寬大。

兩三個鐘點過去了，車老是不開，像是故意留許多時間來好讓悔恨來擊碎人們的心靈似的，終於人聲在車廂裏響起來。

「先生是X縣人吧？」在我座旁的一位四十多歲的人用着我所熟悉的鄉音向我發問。

「先生知道家鄉的信息嗎？」當我證實了他是我的同鄉以後。

「我走的時候，城裏殺死的人很多，房屋燒去了一半，街道都發臭住城外別地逃來的難民叫日本飛機炸死了幾百，說起來你總知道城裏的X×X也被炸炸炸死了自從前兩月我的大兒子被殺，我就逃了出來，以後的情形就不知道了，聽說黃河破口後，水倒灌到城裏去，不知道真不真？」他很平淡的敘述一幅悲慘的圖畫，既不會流下淚來，也沒有顫着聲音像敘述一個古老的故事一樣。

「令郎被殺死了！怎麼死的？先生不難過嗎？我很同情他的不幸的境況，同時也替他的神情爲什麼不像一般寫實小說上所敘述的那樣！他加入游擊隊被捉到殺死的，這年頭難過有

什麼用！先生的府上不是都沒有逃出來嗎？爲什麼先生不掛心？」他這才略帶了些傷感的語調但在反問我的時候，語調變得堅強起來，一副微笑浮過他的臉，表示他預感到反問的勝利。

我用微笑回答了他，我完全理解他，正合理解我自己一樣，但是我能說什麼呢，還要說什麼大家都明白的話呢？於是我們沉默在微笑裏。

一會兒，查票的來了，他說他是個難民沒有錢買票，雖然車裏還存着空位，但是他終於被強制着下去了，因查票的人說：「這是車票！」

人聲又在車廂的一角上響起來。
「我沒有票！」一位穿軍服掛武裝帶的青年人很倔強的說，聲調裏顯然含着憤激，似乎查票人的問話，對他是莫大的侮辱。

「那末同志負有什麼特殊使命沒有？」聲音比剛才威嚇難民下車柔和得多了，但是冷冷的使人聽到了也不會舒服。

「有！」只有理直氣壯的人，才會有這樣的聲音跟着「張公文似的東西飛到查票人的手中。

「我只道是委員長下的免票的手諭，原來是這，這不行，不能免票！」在一個冷笑之後很迅速的說出來，比我們的談話要得快幾倍。

「拍」的一聲，激動了車廂裏的空氣，情勢突然緊張起來，中國人在後方的車廂裏是並不愛和平的。

「爲什麼動手打人」很嚴厲的質問，聲音是惡狠狠的，
「我教訓你！」跳起來的青年軍官用着粗暴的聲音，「委員長是我們全國的最高領袖是我們的……他配隨便侮辱嗎？」他居然擺着掌頭，做出各種手式演說起來，引得我們不由得不得地發笑。

幾乎要打起來的空氣，逐漸被許多人的勸解和緩下來，吵鬧的聲音也隨着「到憲兵隊部講理去」的聲響，飄到車外去。

七時半的特別快車，居然能在十二點走了乘客都寬心似的舒一口氣，鐵輪在鐵軌上滑動發出洪大的聲響乘客們被機械的不可抗力拖向那茫茫無際的原野去。